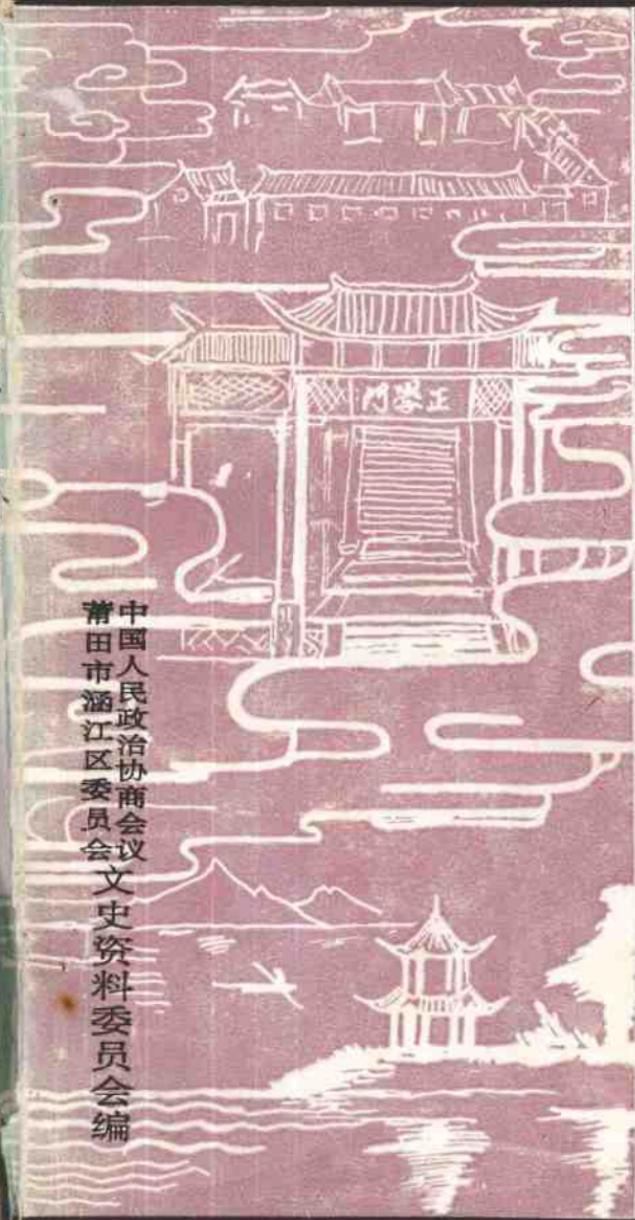


涵江文史資料

鶯鶯雜誌



4
1995·12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莆田市涵江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涵江区文史资料

第四集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莆田市涵江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顾 问：陈长城 蔡玉麟
主 编：林开欣
副 主 编：康永福
编 委：程德鲁 喻国良
马春新
校 对：康永福 程德鲁
马春新

目 录

◎商业纵横

- 50年代莆田工商业联合会涵江分会简述 眉山 (1)
解放前涵江鱼行记述 叶庆辉 (5)
解放前经营苎麻业的回忆 郑德文 (8)
抛盘 蔡华仁 (10)

◎教育点滴

- 回忆涵中早期师生革命活动点滴事迹 陈鸿宾 (13)
解放后第一学期私立涵中中学概况(资料) 康永福 (18)

◎文艺之窗

- 民国时期的涵江报纸 焦羽 赤石 (29)
涵江艺术社与歌剧 方仲华 (36)
陈鹤诗词选抄 康永福 (41)

◎体坛话旧

- 球坛忆旧 黄行之 (53)
回忆涵江一支篮球劲旅 方仲华 (56)

◎人物春秋

- 清以前涵江部分人物简介 本会资料室 (61)
记二位涵江民间艺人 黄黎强 (71)

◎名人轶事

- 明代太常寺卿陈音轶事 白水 亚康 (77)
三一教悟本派创始人陈智达、梁普耀 黄黎强 (80)

- 追忆先祖黄纪星点滴事迹 黄采兰 (84)
追记叔父黄典麟烈士 黄采兰 (88)
教泽与师恩——缅怀刘亚雄老师 陈长城 (92)
纪念黄文魁教授殉职十周年 伯诗 锡其 (97)

◎名胜古迹

- 朱熹与黄冈祠 程德鲁 (100)
国欢寺名人楹联 梁志辉 (103)
李富与白塘李氏文物 黄玉森 (106)
龙津社与二烈祠 黄黎强 (111)
苍林石象生 程德鲁 (114)
涵江淹没历史文物追记 程德鲁 (117)

◎烽火岁月

- 血战莲花峰亲历记 吴咏曾口述 陈永震整理 (125)
抗战期间日机肆虐涵江述略 文玉成 (129)

◎民情风俗

- 涵江镇解放前庆赏元宵琐谈 蔡 麟 (133)
涵江元宵节竹枝词选析 康世畴 (140)
莆仙俚歌初探 蔡华仁 (145)
涵江农谚二十四则 郑景樵 (153)
涵江俗语一百则 康永福 林开欣 (157)

◎文史集锦

- 涵江姓氏源流初探 郑景樵 (165)
基督教传入涵江概述 可 安 (175)
黄埔军校涵江籍学员 林文藻 (181)
“守更”小记 张 和 (185)
《涵江文史资料》第三辑主要勘误表 本会资料室 (188)

50年代莆田县工商业联合会涵江分会简述

眉山

1949年8月22日，涵江解放。

隔了一、两天，林汝楠同志来到涵江旧商会，口头指示：你们要继续工作，听候整顿。当前首要的任务：协助支前，安定市场，稳定物价，做好生产和经营。当时，旧商会的理事长是陈光第。

接着，莆田县人民政府工商科科长郝景辰同郑兆树、林玉成同志来到涵江，时旧商会进行整顿。1950年5月，成立涵江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其组成的成员：

主任委员：程琢成

副主任委员：陈国钦

秘书：林培荣

文书：何庆龄

委员：林监侯 叶天祥 苏承棋 周文铁

吴金炉 杨寿山 陈春芳 林省

杨锦文 黄明如 魏德明 陈玉森

林兆章 方庆云 林友沐 王来春

林世芳 何仁民

主要工作：协助支前，评议税收，负责工商业户的登记和发证工作。

1951年，正式成立莆田县工商联合会涵江分会（简称涵江分会）。其组成成员：

主任委员：陈云清

副主任委员：朱宣 苏承棋

秘书：陈庆添

驻会秘书：蒋维铁

委员：林培荣 林鸿瑛 黄启基 吴金炉

杨寿山 魏盛宇 陈玉森 林省

杨锦文 刘生财 方庆云 王来春

林世芳 林杰 陈云卿

下设税收、宣教、组织、调解和财务等五个小组。

税收小组：发动和组织各工商户遵章纳税，及时入库，一户不欠，一文不少，受到莆田县税务局和涵江税务所多次的表彰。

宣教小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的方针政策，逐步树立为生产为消费服务的思想。

组织小组：开展对工商业户申请开、停、转、歇业等的调查了解，提出初审意见，上报莆田县人民政府批准发证。当时，从事工商业的有1836人。

财务小组：会费自筹，由各同业按营业额或收益额比例分摊。财务公开，日清月结，造册上报。

调解小组：主要是调解工商业的民事纠纷，消除矛盾，增进团结，效果良好，受到莆田县人民法院的重视和表扬。

主要运动期间的社会活动：

一、1951年，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涵江工商界骨干参加中共第二区委和区公所召开的座谈会上，一次就认捐了购买飞机、大炮的金额，折合银元近万元。

二、1951年，涵江分会成立增产节约委员会，开展“三

反”、“五反”运动，打击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争取做一个守法的工商户。

三、1951年初，在区委书记王同前的鼓励下，涵江工商界踊跃认股，筹建涵江电力公司，由周文铁任董事长，林培荣任经理，董事有苏承棋、程琢成和林兆章等。

四、1950年至1951年，私立夹漈农业职业学校已由山区庄边迁至涵江。涵江工商界人士亦踊跃捐资，扩建校舍和充实学校设备，由苏承棋任董事长，周文铁任副董事长，董事有魏德明等。

五、1956年，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申请批准、清产核资、定股定息和人事安排等阶段，并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体现了赎买政策的和平改造方针。

1958年2月，莆田县工商联合会涵江分会进行换届，选举产生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其组成成员：

主任委员：陈云清

副主任委员：陈顺如 周文铁

秘书：陈玉森

驻会秘书：先后有郭瑞霖、陈美英、柯金华、肖福田

委员：李荣兰 李金莺 方庆云 黄启基

陈煌 林玉森 郑春树 林鸿瑛

杨寿山 魏盛宇 李裕凤 李淑珍

许景桃 鲍仲昂 王来春 林世芳

林文仰 郑金莺 陈金柱 刘世清

林杰 林金波

据1962年调查，会员有961人。

附：1951年涵江分会各同业
公会负责人名单

五金：魏元阁	茶叶：魏盛宇	木材：陈九暖
碾米：魏春霖	糕饼：林玉森	寿具：周土条
文具：杨 越	桂元：陈兆镐	纱布：林云梯
酒业：吴允镜	豆腐：翁晏清	烟丝：郭亚芳
肥皂：洪文敏	京果：黄金坤	油漆：林鸿瑛
中药：王国栋	西药：林国梁	鞋业：林亚煌
钟表：林亚九	蛏蛎：高金桂	石灰：胡文煌
糖果：姚美玉	照相：许景杭	旅馆：杨寿山
罐头：陈云清	牛乳：林安禄	鼎翠：吴 钦
棉苧：王来春	菜点：叶荣禄	蔬菜：陈 煌
百货：黄启基	酿酒：苏 俊	粮食：蔡文锦
甘蔗：郭 恺	玻璃：陈德明	柴炭：王毡仔
染布：肖金华	成衣：萧元寿	画相：方亦凡
托卖：黄雄东	首饰：李亚珍	渔业：吴文榜
石材：刘永盛	青果：林 杰	箩筐：方庆云
砖瓦：王金孙	酱园：刘生财	刻印：江 楷
承揽业：林培荣	复制：刘牡丹	冥楷：朱福麟
侨批业：程锦铭	竹器：林清和	理发：郭金开

改订本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
由改订 由主任 委员会 人事科
委员会 人事科
人口普查委员会 1951年8月1日印

解放前涵江鱼行记述

叶 庆 辉

解放前，涵江镇开设的鱼行，先后有“顺盛”、“义和”、“同成”、“升兴”、“丰泰”、“端兴”、“海通”、“洽珍”等8家，除“义和”号开设在衙前街外，其余都开设在咸草顶下至市顶一带；还有2家开设在海岑前，规模比较小，既是住宅又是行栈。

鱼行的主要业务，实际上是寄售代销的性质，从中赚取佣金而已。当时，莆田县沿海南日、湄洲、黄瓜和筶杯等岛屿所产的鱼货，多运至涵江出售；平潭、长乐、福清和惠安等县的鱼货，也有运至涵江出售的。运来的鱼货，一般以渔民自产的为主，也有外地和本地鱼贩就地收购的。

主要的鱼货，鲜鱼类有：马驳鱼、白力鱼、鲳鱼、带鱼、牛尾鱼、鱿鱼、敏鱼、赤冬和蚝等，其中以带鱼为大宗；还有从外省用轮船运来的鱼货，如大连的鲢鱼、尤军鱼和沙鱼等。咸鱼类有浙江嵊山大吊带鱼、咸白力鱼、咸鲳鱼、虾皮、虾肉、紫菜、红毛苔，还有咸杂鱼如“大头丁”、“宝只”、“柳鮰”和“独壳”。主要的销地，鲜鱼类，供应城、涵居民和附近农村群众的食用。咸鱼类，则销往莆田县山区和仙游、永泰等县。

同行内为了开展竞争，以广招寄售代销的主顾，都是采用赊放“船头钱”的办法，即对运载鱼货来涵江的船只，先借给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钱给船主，则船主在船只运载鱼货到涵江时，一定要停靠在赊放“船头钱”的那一家鱼行。当时一般尚讲求信誉，各鱼行间是不敢互相强拉的，怕引起纠纷甚至发生械斗的。鱼行放“船头钱”这一业务最头痛的一件

事，就是有的船主 经营失败把船卖掉了或不 干运输了，对“船头钱” 赖着不还，那也是常有之事。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法币” 不断贬值，“船头钱” 也 变成有名无实了。对于没有放“船头钱”的船只，那各鱼行都派人去招揽主顾，这叫做“接水”。

渔民和鱼贩把鱼货寄托在鱼行里，一般多由鱼行按行情按质论价代为出售，价格公开，因这是事关信誉的问题。如果价格卖低了，渔民会有意见，下次是不会再来的。渔民来到涵江，一方面是为了出售鱼货，一方面也为了采购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所以把鱼货寄托在鱼行里，就可以向渔行先支一些现款，以便去买一些必须品，渔民和“鱼贩” 也有在剩下的鱼货还没有卖完，而人要先走时，就将鱼货作价卖给鱼行。结账时俗称“合单”，鱼行不但要扣取佣金，一般是卖买双方各要负担 5%；同时还要代扣运费等。渔民和“鱼贩”的伙食和住宿也是由鱼行负责的。

如遇到某些鱼货大发海时，鱼行也有派人，到产地去采购，直接参与买卖的。

同时，涵江镇各鱼行联合在美尾村开设一家海蛰皮批发部。当时，海蛰皮的主要产地是在闽东霞浦三沙镇和福鼎以及砒霜岛等一带，涵江镇各鱼行也有人前往直接采购的，运去的是鱼盐和荔枝树枯枝、柴，换回的是海蛰皮，利润颇高，多的达到三倍。

鱼行也有“行话”，同行在商定价格时，为了不让卖方知道，故用之。其“行话”：一章，二缓，三决漏，四剪右，五表祝，六狮洪，七吉生，八华子，九秋，十章十。

民国30年(1941年)开始，涵江成立一个“涵锦(江口)岗

（黄瓜）渔会”，会址先设在尾梨巷，后迁至楼下街。理事长由我的父亲叶蕴山担任，下设文书和内务2人，会丁1人，主要任务是负责管理涵江、江口和望江等地的渔政，牵头制定有关的制度，并为鱼行同业开会提供场所等。

民国37年（1948年），涵江镇的几家鱼行亦为“国民党涵江区党部”和三青团“涵江青年服务社”所利用，“顺盛”、“升兴”、“瑞兴”等家联合起来，挂上国民党“福利社”的招牌；“义和”、“同成”等家联合起来，挂上“三青团鱼产部”的招牌，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找靠山；同时，挂上这种招牌，可以少纳或免纳税收，但每年必须付给“区党部”和“青年服务社”一定的金额，以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

我家从祖父，开始就在咸草顶下（今为莆江饭店）开设“顺盛”鱼行，传至我父亲兄弟3人继续经营，我亦曾在鱼行和美尾海蛰皮批发部从事经营工作，故知道一些情况，因时隔已久，且又阅历未深，故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知情者补充指正。

解放前经营苎麻业的回忆

郑德文

我家从事商业是由我的父亲开始的，在平潭县开设规模颇大的布庄。抗日战争爆发前，我的哥哥郑德安从平潭收盘回到涵江，在新桥头开设“德昌”号，专营苎麻的批发业务，为涵江镇唯一的苎麻批发商。

同时，在涵江镇开设苎麻另售的商店，计有11家：在新桥头的有“明记”（郑亚明）、“德成”（詹文樵）、“文斌”（张文斌）等3家，在前街的有“集成”（李仲培）、“瑞丰”（黄桂花）、“华兴”（后改“振兴”；程至诚）等3家，在楼下街的有“裕兴”（张子东）、“丰记”（郑延宁宫）等2家，在保尾街的有“王合兴”（王来春）、“永利”（吴亚蕊）等2家，在苍头社的有“华记”（李亚华）1家。他们以苎麻为主，也有兼营其他品种的。

苎麻，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分为细苎（亦称“桂阳”）和粗苎（亦称“咸宁”）两种。主要的用途：前者用于纺织，以作衣服；后者用于制作渔网。

经营苎麻的商店，以出售粗苎居多，销至莆田沿海南日、湄洲、黄瓜和筶杯等岛屿。细苎为次，销路以农村为主。另售商店以斤计价，多少均可。批发则以捆为准，过秤出售。

苎麻的主要产地，细苎以江西省的南昌和九江市为主。粗苎以湖北省的汉口黄石市和武穴县为主，江西省的南昌和九江市亦有产之。我曾两次到江西省南昌、九江市和湖北省汉口、黄石市直接采购。在采购时，一般也是依托在苎麻栈

里，食宿由他们负责，伙食很优待，三餐都有酒喝。采购后，即进行托运，由长江航运至上海，再海运至三江口；如是运至福州，则雇人肩挑经永泰至涵江。

用苎麻织成的布料，俗称“济布”，因多用作夏季的衣服，故又称为“夏布”。妇女在织作时，先将细苎用“瓦筒”放在大腿上搓成线条，然后用织布机织成“济布”。这种“济布”，既凉快又耐用，是适合于劳动人民在夏天穿用的。同时，又有从江西省九江市等地运来的“济布”，是经过漂白的，质量比较好，一般为上层人物和城、涵居民在夏天所穿用。在织作渔网时，亦是先将粗苎搓成线条，然后织作各种各样的渔网，用作捕鱼之用。

后来，我的哥哥又往福州，在下杭街与人合股开设“振和”号商店，亦以经营苎麻为主，销至平潭等县。在涵江的店务则由我负责经营，一直至解放后的对私改造时止。

1995年1月

抛 盘

蔡 华 仁

“抛盘”，也叫“卖浮水”，是解放前夕出现在涵江街头的一股经济逆流、一种商场大赌博。

1948年秋，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节节失败；经济上亦造成通货恶性膨胀，“法币”空前贬值。有人曾经作过形象分析：每100元“法币”购买力，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可买两头黄牛，在解放战争中只能买到两粒鸡蛋；1948年8月，仅值三粒大米！这时，“法币”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仅是一堆累赘的废纸。

国民党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宣布“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结果，“金圆券”亦迅速贬值。后来，又发行了“银元券”，但仍挽救不了他们经济全面崩溃的命运。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由于通货恶性膨胀，造成了物价暴涨，市场一片混乱。涵江市场销售的纱布、百货、西药等商品主要货源，全靠上海批发，因此，上海的行情波动直接牵引了涵江的物价走势。

因物价的暴涨，给“抛盘”造成了“条件”，从1948年底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正是上海商场大混乱之时，涵江市场最繁华的中心地带衙前街，每天聚集着数以千计的商人、生意人和放债人，竭力打听瞬息万变的上海物价信息，各自揣摩商情的走势，预测涨价的幅度，以斟酌抛盘的对策。其实，这时大家手里均无现货，做的尽是买空卖空的生意。约期一般定为10天，最后缩为3天。

交易的商品，起初有黄金（即港条），有棉布“金杯”元斜和“金莲妙舞”哔吱，有西药“西林油”和奎宁片；以后，还发展至肥田粉和煤油等等。“抛盘”计算的方法，一般以插息（利息）为标准，比如：某甲抛出“金杯”元斜5件，计100匹，单匹现价5000元，加上“插息”4000元，这样，到了10天，如价格涨至9000元，则双方不分胜负；如价格涨不到9000元，则某甲赢了，如价格超过9000元，则某乙赢了。成交时，某甲则写了一张小白条，大意是写某月某日到期，凭条即付“法币”元。某乙亦写了一张小白条，大意是写某月某日到期，凭条即付“金杯”元斜5件（100匹）。到期时，一方赢了，一方输了，当场结账。有的双方同意，也有再延一期的。

干这种买卖，反正是做没有本钱的生意，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这一行列，只要你胆子大，不怕担风险就行了。特别是一些“光杆司令”，无牵无挂，赢了，发了一笔“抛盘”财；输了，可以逃之夭夭。在成交和结账时，双方看到的只是一张小白条，什么货物都看不到。牙人既是介绍人也是担保人，收取一成的佣金。当牙人的也有两种人，一种是持着慎重的态度，即是不肯随便介绍成交的；一种是为了赚佣金，随便介绍，随意成交，因此，发生的纠纷也不少；弄得倾家荡产的也大有人在。

同时，涵江市场的价格既然取决于上海的行情，因此，如何首先能取得上海的行情，成为商界特别是抛盘者主要的任务。当时，涵江唯一的大报《闽中日报》，也为适应市场的这一需要，安排一名驻沪“特约记者”，逐日发回行情专电，

开辟专栏刊登，以吸引读者和扩大发行量。后来，索性推出一块《正闻通讯》的招牌，日出单面小张版，专登当天上海黄金、纱布、百货、西药等主要商品的最新行情，赶在大报前二、三小时排版、印刷，发到街头高价零售，销路十分抢手。

上海解放了，上海的行情中断了，加上这种“抛盘”也受人人的唾骂，大失人心，因此，也不打自散了。